



归航 ■刘东林

诗抒胸臆

祖国颂歌

■刘希涛

长江的涛声
是献给华夏大地
祝寿的歌唱
壶口的瀑布
是赠给祖国母亲
生日的颂扬
庐山的苍松
依然震颤着
——大白的诗韵
西湖的垂柳
依然婆娑着
——东坡的情肠
呵,礼仪之邦——
孕育出辈辈圣贤
呵,朴实民风——
绵延了国风泱泱
祖国啊祖国
我的血液和国旗
——同样的颜色
——同样的鲜亮
祖国啊祖国
你的血脉在我心中
——源远流长
——永远流淌

寄友人(诗四首)

■王养浩

黄鹤楼

为寻黄鹤上古楼,
江天秋色几帆舟。
黄鹤一去不复还,
诗人兴会莫言愁。

东湖·磨山

放眼东湖碧波静,
举目磨山秀峰青。
秀山丽水楚天好,
伟人挥毫笑吟吟。

武昌掠影

珞樱缤纷惊春时,
湖荷留翠叹秋至。
校园堪比大花园,
育英园丁染霜丝。

武昌首义广场

手捧黄花神情哀,
两岸游子共祭拜。
中山伟岸义旗红,
华夏子孙同梦来。

咬文嚼字

高贵的工匠

■王志良文

“十一”前夕,农场同事相约:国庆期间大家聚一次如何?遂如约至曹家渡,走到高荣小区前,望着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熟悉的是曾经在这儿居住过,陌生的是离开这儿已二十余载——总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伯政君说道:你忘了,拆迁以前这儿是一个补鞋、修伞的固定摊位。

哦,想起来了,在这个墙旮旯转弯处,有一位五十开外、黧黑的脸上有风霜和劳累的皱纹、连鬓胡须的中年男子,整日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用那灵巧的手势和利索的速度替人

补鞋、修伞,外带卖些皮带、拉链、纽扣、针线团等小物件,三百六十五天,除刮却风下雨几乎都能看到他。

记得有一次,妻的小姐妹从国外带回一把外形、质地俱佳的遮阳伞送给她,可用的时候不小心,伞骨坏了,询问了好几个修伞的师傅,都说无法修复。扔掉挺可惜的,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拿去给她看一看。中年男子带上老花眼镜将伞拿在手中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缓缓说道:这把伞是国外生产的,您瞧这造型、材料、质地都不错,是把好伞,可我这里没有如此好的材料,你若不急着用,先放这儿,我给你去试着配一下,若配

不着再还给您。

于是,我把伞搁在那儿。

星期天下午,我去询问伞修好了没,谁知修伞的中年男子不在,只有一妇人坐在那儿。她微笑对我说道:老头子去其它地方配伞骨了,是因为一个顾客需要修伞的物件我们这里没有,去了好几次,都没配到,也不知今天能否配到。

此时,我看见妻的那把伞放在墙角处,就询问妇人:是为了这把伞吗?没错就是它。

我听了,心生感激。

两天后,早班下班,我又去拿伞,还未走到摊位前就看见自己送去修的伞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仿佛在翘首等待着主人领它回去。摊主一看到我的到来,忙不迭地放下手中的活,先微笑着招呼我道:真不好意思,上次让您白跑一趟,边说边递上修复

一新的伞。

我打开伞,看着伞骨,无论从颜色、还是材料上,竟然一丁点都看不出是重新换过的。我很感激,要多付些钱给修伞男子,至少来回几次的车资要加上。可中年男子说什么都不肯收多余的钱,“说好的价不能改”。

男子的话让我温暖与感动。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一个将信誉与诚信视作生命般重要的工匠。

从这以后,家中凡需小修小补的皮鞋、套鞋、伞、针线活都一股脑交给其打理。遗憾的是,一个早晨,我去与中年男子道别时,其恰巧不在。如今物是人非,不知其现在可安好?

出色的工作就是高贵的荣衔。一个认真而又朴实的工匠不论做哪一门手艺,他的高贵品质实不亚于一个艺术家!衷心祝愿这位高贵的工匠幸福,安康!

咬文嚼字

中国剑艺与行书书法

■王小鹏文

“翩若惊鸿,矫若游龙,似月出浮云,星移长空,首尾相应数流光,如残雪飘扬,乱红随风,聚散疏离写情长。其疾兮如流火之破夜色,徐如千斤之负肩。其虚兮如尘埃之飘渺,实如磐石之恒久。”若无更加明确的描写,这段文字便既可以描述文之书法,亦能够描述武之剑道。二者实有太多相通之处,然而毕竟有别。

“左穿右插,如蜻蜓掠水,彩蝶穿花,双剑挥舞,剑光缭绕。忽东忽西,忽聚忽散,剑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所到之处,无不披靡……”这便是武之剑艺。

“道劲顿挫,如苍松迎风,劲柏傲霜,行笔成锋,点墨飞白。疏密相间,明暗相合,笔墨如青丝万线,似断还连,收放自如,环环相扣……”这便是书法之行书。

武术本缘自狩猎中的搏斗,其后逐步假以器材,从起初的单纯较量力气体格,到后来的注重理论形成流派。剑艺则是以剑为兵器的武术形式,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

开始兴盛起来,充斥于各种小说与神话之中,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注入了深刻的灵魂和厚重的内涵。书法被称为“中华文化思想最凝练的意象物化形态”,“行云流水”,便是用以形容行书,与武术在形的暗示与联系之余,也有着神的契合与沟通。在武术的闪转腾挪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书法的挥洒纵横;在书法的线条律动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武术的意走形随;在书法与武术的形式与内涵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无数文人武者的心血倾注,而且能领略中国人特有的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

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渗透于武术与书法的各个层面,并以其特有的文化根源决定着武术与书法共通的艺术本质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阴阳对立统一,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观念。《周易》有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中国古人认为,宇宙首先是“无极”,既虚空无物,又涵盖所有,是一切的总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此派生,直至无穷。《周易·系辞》中又说:“一阴一阳之谓

道。”并由此派生出刚柔相济、虚实相应、斜正相倚、高下相倾、前后相随、有无相生、知白守黑等一系列审美法则,这一切不但适用于绘画、音乐,更适用于武术与书法。

剑道高深时应以虚无为本,但在这虚无中却又包罗万象,包含着无数的虚实变化。古人把这种虚无的精神状态叫做“无极”,也叫“太极”。由“太极”这种动静无端的状态生出阴阳两仪,一般称动为阳,静为阴;出为阳,收为阴;进为阳,退为阴;刚为阳,柔为阴;开展为阳,屈收为阴……剑艺中所有的招式无不是动静相间,阴阳结合。杜甫诗云:“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便传神地写出了一位御剑佳人出神入化的剑艺。

在中国书法的各个层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书法是以中国特有的毛笔书写汉字的艺术。它起于用笔,基于结字,成于章法,美于气韵。在笔势上,讲究藏露互现,方圆兼备;字势上追求斜侧变化,动静结合,巧险并施;章法上以计白当黑,阴阳调和,刚柔相济,气血畅达为审美标准。就连墨法也崇尚燥润相间,虚实相应,浓淡互补。行书作为书法字体之一,虽无草书的狂放凝练,也

不似楷书之规整,却更多一份灵动,恰似剑术之于中华武术。

综观中国武术与书法,阴阳对立统一观念如影随形,始终贯穿其中,追求阴阳调和。既不可过阴,亦不可过阳,而要阴阳平衡,究其本质,却又是儒家的“中和”,用在艺术上就是“中和为美”。由此可见,作为由中国历代人民创造发展的中国书法和中国武术,是以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为根本的。以“阴阳对立统一”和“中和”为代表的观念,不仅是中国人的哲学观、世界观、人生观,更是中国书法、中国武术得以独具风貌、不断前进发展的思想文化渊源,正是因为这种文化根源,才使得中国书法和武术彻底民族化、东方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形态。

正是由于中国武术与书法存在着共同的艺术特色和文化本质,在习练上也有共同的要求。首先是讲求心态。无论是武术还是书法,都讲究气韵,要求学习者具有良好的悟性,去体味一招一式,一笔一画中的神。在学习中,需要心态平稳,心浮气躁则书不稳,立不直。

其次便是力度。书法讲力透纸背,剑艺也讲精准快狠,纵是慢笔慢行,也蕴藏着深厚的内力。行书虽行云流水,潇洒不羁,而于笔锋却丝毫不含糊,刚劲之力浑然其中。武术也讲究爆发力,眼疾手快,即出即收,动作

迟缓则会让对手趁虚而入。同时又要能收能放,进退有度,积蓄下一招的攻速,这就需要更强的力与控制水准。此外,书法讲究“藏锋”,“无垂不缩,无往不收”,“逆锋起笔,中锋行笔,回锋收笔”,这样写出的笔画含蓄浑厚,如绵里裹铁,外柔内刚,就同武术的“先蓄而后发,先合而后放”几乎如出一辙,内涵都是如此相似。

再次是虚实。书法讲究虚实相生,使小到文字大到全幅虚实有致,同时又实而不死,虚而非空,给人一种错落有致的美感。这一点在行书中尤为明显,虚笔细若游丝,实笔则如重杵,变化而又均衡,处处体现着藏锋的柔和,刚劲的润和。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说:“夫欲学书之法,先乾研墨,凝神静虑,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则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说的便是意蕴于字,虚实须有变的意思。武术亦然,出招之前,先要审势,分析对方的虚实,以己之实击敌之虚,而出招之际又要随势发招,千变万化,虚而实之,实而虚之,这也是《孙子兵法·虚实》所云之真意。

究中华数千年文化,文武之交融,儒道之并和,皆在书法与武术之间显现。追根溯源,探知极处,便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了。